西吉吉祥

□吴克敬

山是绿的,水是绿的。如果还要往人的内心窥视,我敢说,西吉人今年的心情也一定是绿的……西海固地区的西吉县,数十年来,非常少有的享受着以绿色为主题的好日子。

好像是,地球人都知道,西海固的自然条件不好,年降雨量极少,十年九旱。从联合国来的专家,对这个地区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后,给出的结论,让人真是丧气,他们以为,这里不适宜人类居住!当时,我还在西安的媒体工作,接收到发自新华社的通稿后,看得自己的眼睛直发呆,很是为那里的同胞们担心,不知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下,是怎么维持生计的?我就是在这样一种疑虑中,接受了《小说选刊》的邀请,与十多位作家,一起走进了西海固的西吉县,身临其境地感受那里的自然环境和群众的生活。

现实的情况,使我喜出望外,印象中干旱苦焦的地方,并不是那么不堪,相反的,让我们看到西吉的希望,以及他们的未来和精神。

这个光明的希望,就被西吉的老百姓种植在西吉的泥土里;这个光明的未来,也被西吉的老百姓种植在西吉的泥土里,生长得蓬蓬勃勃,郁郁葱葱,我几乎要情不自禁为西吉人改变自然、改变命运的精神而欢呼了。

种植在泥土里的希望和未来,不是金子,不是宝石,而是比金子还要珍贵的马铃薯,是比宝石还要珍贵的西芹、西红柿。因为他们种植面积的巨大,以及品种的优良和产量的高标,他们自豪地被有关组织命名为我国马铃薯之乡及西芹之乡。他们还以诗意的情怀,赢得了中国作家协会等组织授予的中国第一个"文学之乡"的称号。

是的,在西吉县,群众性的文化活动,开展得既扎实又认真,所有的乡村和学校,都有自己的文学社团。这像一把钥匙,解开了我原来对西吉的不解。在他们这里,十余年来,打出一番天地的作家不下数十位,而最受瞩目的也有近十位,譬如我认识的郭文斌、了一容、马金莲等,他们哪一个,让人说起来,都不免要嫉妒眼红的,其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果,受到了全国读者的广泛喜爱。而这,与西吉县群众性的文学组织和创作热情,是分不开的。

宁夏籍的作家季栋梁最知道西吉了,他开玩笑说的一句话,却让我不能忘怀,他说:西吉有三宝:洋芋土豆马铃薯(三个名称,指的是同一种东西)。他这话说得太对了,能成为宝的东西,有一个标准,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。

西吉的马铃薯,就充分体现了"宝"者的基本特性。西吉的老百姓,在他们的饮食目录上,就有马铃薯突出的、不可替代的地位。我们采风在这里,一日三餐,也是少不了马铃薯的,吃了几天,让我记住了名字的菜肴,就有炝炒马铃薯丝、马铃薯炖豆角、马铃薯炒饭以及烤马铃薯,好像是,这最为简单的烤马铃薯,成了我们一行人的最爱,每一餐饭,不把烤马铃薯端上桌子,这一餐饭就不算完,而一旦端上桌来,你也伸手,他也伸手,风卷残云似的,不消一会儿工夫,烤得表面焦黄,而内里糯软的马铃薯,立马会被剥了皮,而填进大家的肚子里。

原来的"土蛋蛋",经西吉人科学种植,如今成了他们致富增收的"金蛋蛋"。而他们还不满足已有的成就,制定了更高更新的发展战略,优中选优,精细包装,深度加工,以使西吉的马铃薯,在国内甚至国外,创出更大的市场来。

除此还有一个西芹,也是他们可以自豪的又一特色农业产品。贫瘠苦焦的西吉,因为地处寒凉地区,光热资源丰富,夏短温和,秋凉多雨,昼夜温差大,特别适宜西芹的种植。而这,只是西芹扎根西吉的一个原因,还有一个原因是,西芹的培育和生长,不能沾染丝毫污染,也丝毫见不得化肥和农药。西吉的好处是,老百姓都有放牧牛羊的习惯,农家肥十分丰富,加之灌溉,又都抽取地下深井里的水源……正是他们的这一特点,使得西芹生长所需的大气、土壤、水源等生产环境指标,全都达到了国家一级指标。

我们采风的日子,正是新一茬西芹上市的时候,但见整车整车的西芹,封装在冷气汽车里,风驰电掣地开出西吉,开往北京、上海、深圳以及香港、澳门等地。

不能不说的,还有西红柿的种植,也迅速地推广开来。种植西红柿,使当地农民的收入,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。

西吉吉祥,我祝福他们,能够早日走上富裕的道路。

(据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)

栖霞听雨

□杨 波

我躲在高高的栖霞山上,细雨萧萧,小屋咖啡,偶尔的车灯人影、狗吠铁栏,迷离也朦胧。

今夜,雨又悄悄的来了。窗外的高耸的楼房间氤氲着薄薄的雾气,只见小小的雨丝飘飞,这些可爱的精灵啊,轻轻地掠,缓缓地洒,把整个城市划分为一层一层,远的模糊,分不清是山还是建筑,近的迷离,楼房与近山隐约可辨,路灯也不如往日那样清晰,周围漫着一圈光晕,可少了一份刺目。整个世界在雨里自是多了几分含蓄,多了几分意味深长呵。

一个人在屋子里,不会有倚窗看雨的情分,只有听听罢了。那些天地间的精灵,最先是无声无息,偷偷地进入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,每一户细小人家的窗外,她宛然一位袅袅婷婷的妙龄女子,在窗外扭动着妩媚身姿,兀自起舞,驻足在我们觉察与不觉察的地方。这时分,一个坐在属于自己的小屋里,夜雨剪窗轻轻,云情雨意薄薄,真是别有一番风味。

雨一直细细的下绵绵的下,地上已经是潮切切湿漉漉,在路灯和楼里人家的窗灯映照下微微地泛光,雨水滴落的声音却是越来越密集。一声接着一声,"啪、啪……啪、啪……",不紧不慢,带着特有的韵律轻轻地敲。仿佛整个城市就是一把巨大的古琴,在这花落春尽、尤夏略寒的夜里,一点一点抚弄出一曲柔婉的轻音,轻轻慢慢徐徐,飘飘洒洒冷冷。

屋外雨声将息,方才的密密的滴答脆响换作了较长时间的间隔反复,这是曲子的间歇音符吧,不过这更像是热烈恋人的小别的别样的情思骚动,一声雨滴一记心疼啊,那滴漏的慢慢回响之间,总是让人心灵千回百转,又百转千回。

夜渐渐深去,天地间惟有这雨还在扯动着城市的裙裾,像一个年轻人撵着青春的脚步飞扬,他是为了明天的阳光。在这座城市里,大多数时间的雨都是夜晚姗姗地来又姗姗地去,到得天明还回你一个阳光灿烂的明媚日子,雨还终归是如人所愿呢。

栖霞山下,阳明祠庭院深深,他的主人王阳明先生一生穷究心学,提出"心外无物"的哲学理论,我想那物那人一定也是物随人事吧。

唉,这雨啊,是怨妇,絮絮叨叨;也是幽灵,扑朔迷离。

其实,人心如此,何关雨事?

(据《贵州日报》)

打草帘子

□汪明春

上世纪50年代末,农村各家生活都很困难,缺吃、缺穿又缺钱。俗语说得好:天无绝人之路。就在这困苦之时,县城里大量收购草帘子,这下子算是救了老百姓一命。

那时我家住在县城西边的一个名叫兴隆沟的地方,周边是浅山区,山上长着丰厚的红毛杠、狼尾巴、大叶章、小叶章等各种野草,这些野草都有1米多高,而且草质结实耐用、抗腐,是打草帘子的上佳原料。

收购部门对草帘子的质量要求并不高,只要一个草帘子有3.3米长、1米宽、10公斤重即可。打草帘子的技术要求并不复杂,只要稍稍用心学一学,就可操作。它的操作过程是,先在较平坦的地面上固定好三根底绳,然后再准备好系草把所用的绳子,无论是底绳还是用来系草把的绳子,都像做布鞋底子所用之绳那样粗细即可。将玉米秆一样粗细的草把,一把一把的放在底绳上面,再用绳子一把一把地将草把系在底绳上,草把之间要靠紧,一直将草把系得够长、够宽、够重,就算打成一个草帘子。

在我家中,父亲和哥哥都需要到生产队劳动,打草帘子就成了妈妈的活,我上山割草供我妈妈打草帘子所用。然后,将打成的草帘子挑到县城里去卖。当时,我正在学校读书,上山割草需要利用星期天,有时,放学回来,贪点黑上山割一趟草,还有时,看草供不上用了,就旷两天课上山打草。卖草帘子也不是轻而易举的,生产队为了集中人力参加集体生产劳动,对小自由是大加限制的,白天在路上设卡,发现谁往城里送草帘子就没收。所以,卖草帘子是一件很辛苦的事,必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将打好的草帘子悄悄地挑出屯子,摸黑赶到城里,在城郊蹲上多半夜,等天亮了收草帘子的人上班了,才能把草帘子卖掉。

妈妈起早贪黑,一天能打三四个草帘子,两个秋季共打了200多个,每个草帘子卖2元钱,共收入四五百元,这在当时,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可惜,这种好事,只有短暂的两年,到上世纪60年代初,就不再收购草帘子了。回想起来,多亏那时百姓们偷偷地搞了这么点"资本主义",不然的话,人们穿的、用的、生活零花钱、学生的上学费用都无处解决。

(据《黑龙江日报》)

上帝的电冰箱

□冉 平

世界上偏偏就有这么一种人,他们就有这种本事,把生命的某一截切下来,放进冰箱保鲜。几十年后和盘端出,依然清新、鲜活。

老辈子中国人,年过四十就自称老身,要端起来,摆谱,生怕被人骂老不正经。下笔行文也煞有介事,一副过来人的样子。他们喜欢怀旧,写写童年、初恋,假假的,字里行间透出一股老油子味。

但前几天我看完了帕慕克的《纯情博物馆》。啰里巴嗦568页,一男的,富家子弟,爱上一个姑娘,十来年,没完没了。他把这个女孩用过的、碰过的东西,包括烟蒂都收藏起来,建了一个博物馆,作为爱情的见证。后来女孩死了。本来我想快点翻过去,不料想居然一页页都读完了。我算了算,帕慕克写这本小说也五十大几了,但那文字、感受以及所有的细枝末节却如此的新鲜。又想起库切那本《青春》也是。奔六的人了,写出来青春的奔突、梦想、苦涩,就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在自说自话。仿佛作者后面的三四十年都白活了,经验作废,岁月无痕。真奇怪,他们怎么做到的呢?

按理说,随着岁月的积累,越是压在下面的东西越陈旧,把陈旧的东西再包装、翻新,无论你技术手段多高,它的气味还是改不了。那些伪回忆,矫情,自作聪明,假浪漫,装酷或者装嫩,统统掩盖不了。而世界上偏偏就有这么一种人,他们就有这种本事,把生命的某一截切下来,放进冰箱保鲜。几十年后和盘端出,依然清新、鲜活。

我相信这个神奇的冰箱是上天专门赐予某些人的。这样的人,这样的生命,只有开始和结束,无所谓衰老。

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)

山韭花

□王忠范

杜甫、苏轼和元代许有壬、明代高启都有赞美韭菜的诗,足见韭菜的不俗。可他们写的都是南方的春韭,并不一定知道北方的山韭菜。汉代张衡的《南都赋》有这样的语句:"春卵夏笋,秋韭冬菁。"菁指的是韭菜花。但他说的指定不是北方的山韭花。

我的老家在大兴安岭的下面,这里群山之中的阳坡上、草甸子里、河沟旁都生长着山韭菜,而且一片一片的。小时候,我就会念山沟里流传的歌谣:三月半,山韭报春绿成片,下山来登盘;七月半,山韭戴花更好看,下山住坛罐。刚一开春,山韭翠嫩,绿得水灵,谁家都吃这道春菜,那是尝鲜品春。到了盛夏,山韭叶宽青黑,就无人问津了。正像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说的那样:"春食则香,夏食则臭。"然而,李老先生从没来过大兴安岭,怎能知道这里总吃山韭花呀。七月半,山韭下山住坛罐。说的就是山韭花被加工成菜了,装进坛坛罐罐。山韭花算是东北传统的民间小菜,色纯味美,确是山野珍馐。

立秋以后,仅一两场透雨,山野中的簇簇山韭便生长出根根硬茎,上头盛开密密实实的韭花。这花远望如雪飞落,近看似星闪亮,白得洁净、秀气、烂漫。这个时候,村里的妇女就背筐挎篓带着孩子进山,漫山遍野采摘山韭花。母亲那时说,男人粗手大脚,做不了这种细活。采山韭花的日子里,女人不能擦脂抹粉,因为胭粉一旦沾到山韭花上,回来就洗不净那种气味了。采山韭花是很讲究的。手要干净,腰要弯下,用拇指和食指慢慢掐断花茎,取下完整的花枝花叶花朵,然后轻轻地放进筐篓。不可踩踏、撸掠,更不能伤根。采摘中,谁都不时地哼唱那种采山调、爬山谣,此起彼伏。是高兴,也是表达、抒情。山里的女人都会唱,都喜欢唱,嗓子都好听。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,山韭花就被采摘一空了。

采回来的山韭花经过反复冲洗,变得更加干净、舒展,白中透绿,绿间涌白,很好看。此时院子中房子里,到处都是山韭花的气息。这极为纯粹的山野之香,浓浓厚厚,飘来飘去,像迟子建说的那种能传播很远的音乐,叫人心醉神迷。开始腌制山韭花了,由家庭主妇独自操作,不许别人插手,是怕掺进外味。先是拍捣,慢慢的,直到细碎、均匀、通透为好;然后加入盐、糖、味精等简单的配料,精心细致地多次搅拌,不留一点团团块块;接着装进坛罐,加盖封腌。几天后,便可启盖食用了。这充满山野灵气的山韭花,色泽明快,滋滑柔润,细腻宽厚,香味通融。好多人家一年四季都有山韭花,做面条当卤吃,喝粥作咸菜吃,拿馒头、饺子蘸着吃,吃涮羊肉、烤肉配着吃,都可口,都是一个美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,几位福建、上海的诗人来大兴安岭采风,我请他们蘸山韭花吃烤肉,吃得格外高兴。老许当场口占诗一首赞美山韭花:山韭花香透,品来韵味幽。山情频起落,野趣满心留。

(据《吉林日报》)

风雨南华寺

□陈世旭

那一年,南雄关外的梅树著花未?那一月,粤北的木棉花是否格外烂漫?那一天,南华寺对面的大小山峰是否也像今天一样迷茫在烟雨?

弧形的南岭山脉,丹霞峰林起伏,曲江曹溪蜿蜒。曾几何时,来自天竺的僧侣"掬水饮之,香味异常,四顾群山,峰峦奇秀,宛如西天宝林山也",预言"吾去后170年,将有无上法宝于此弘化。"677年,惠能如期而至,与预言相距175年。驻锡授禅凡37年,成《六祖坛经》。南禅一花五叶大播天下。713年,惠能坐化。其肉身成胎,夹苎塑成"六祖真身"。南华寺因之著称于世。旷达如苏东坡亦不免执著:"不向南华结香火,此身何处是真依?"严正如文天祥亦心向往之:"有形终归灭,不灭惟真空。笑看曹溪水,门前坐松风。"

我来南华寺,行走于迷茫。香客接踵,信众熙攘。燃烛跪拜者,多少人只为祈福,多少人诚心问道?莲花盛开,多少人花篮空空,多少人芬芳满心?来来去去,多少人依旧是迷人,多少人豁然贯通?

风雨如晦。心怅然。

达摩祖师一苇渡江,纵一苇之所如,凌万顷之茫然;五祖弘忍,额上三击,独立灵岩望江南,不闻鼓乐踏歌声。一声珍重,寒彻满天星。

成就圣者的路途一样坎坎坷坷。幼年丧父,砍樵奉母,也许贫寒离真谛最近。

破碎的皂袜芒鞋,在扬尘的乡野踉踉跄跄。褴褛的宽布大衣,在曲折的峡谷飘飘摇摇。身后是满含了杀机的追风,前面是来时已熟稔的故土。悄无声息地,圣者被遗落在林木茂密的湘粤褶皱。群星闪烁,野火远燃,新月从树梢落入潭底。圣者匆匆的步履浸渍晨露,晨露浸渍旅程。

荒园的野草枯了又生,穷乡的野花开了又谢,山雀子噪醒岭南岁月。竹林外幽幽一潭,盛着绿荷的阔叶。芭蕉在窗外颤抖,消磨了多少暗夜。茅檐泥墙下,雨痕是岁月的说明。没有香烟绕上殿宇,没有飞檐下的铃铛在午夜丁零。别后音书两不闻,遥知谣诼必纷纭。夜静兀自对残灯,谁识我,茫茫苦海任浮沉,无怨亦无憎。淡淡把旧页掩上,期待来日的黎明。

沉沦痴迷的众生,如同月亮背面的鸢尾,不被太阳温暖,也无法自我温暖。

唯有圣者超然。

听流水潺潺过庭前,看落叶寂寂飘阶下。斋堂里青菜豆腐和水煮,瓦檐下晨钟暮鼓答青磬。经书在案上翻动,念珠在指间轮回,袈裟飘忽在雨巷,菩萨微笑在莲座。没有孤独只有永恒,安详是直照心底的暖意。圣者千年的肉身沉寂在庙堂最暗的深处,却让觉悟的心灵一片灿然。

(据《羊城晚报》)

家乡的涝池

□袁敏杰

我对家乡关中乡村的方言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。家乡许多方言形象而达意,贴切极了。就说涝池一词,意象又具象,可谓形神兼备。涝池,其功效奥妙便在那个"涝"字上——下大雨、暴雨、连阴雨出现水涝时,家家户户的积水,村庄里的积水,便会顺着地势流淌到那个偌大的涝池里。看看:涝池,将气势汹汹的水涝收拢在那个偌大的池子里了,多么形象贴切呀!同时有蓄水、抗旱、饮牲口、女人洗衣、男人洗澡游泳、淤泥积肥等诸多效用。

就说说我们村的那个大涝池吧。

不,那不是我们一个村的涝池,而是周边三个村的共用涝池。

那个大涝池足足有三五十亩地大,是个大约有将近两丈深的深涝池。当然,一般没有那么深的水,多数时候大约有三分之一深,也有一半深的时候,但不多。但如果涝池里的水深过一半以上,那就很可怕了——暴雨如注,大雨倾盆,连阴雨不停,三个村的积水犹如小河般从不同的方向涌向同一个大涝池,眼看着涝池里的水位在上涨,看着心都会揪紧的……

天旱时,几个村的农人便会去涝池里挑水、拉水浇地,保苗抗旱。涝池周边还打了几眼水车井,从涝池里抽水就近浇地,涝池岸边的地多受益于涝池里的水。

各村的饲养员,每天会多次往返于涝池与饲养室之间,他们是在挑水拌草喂牲口;每日里中午和傍晚,各村饲养室的饲养员则会赶了成群的牲口去涝池里饮水。人们习惯上说是"饮牲口"。听听,将牲口饮水称作"饮牲口",文绉绉的,不仅简约,还是个倒装句,且有韵律,还有些古汉语的遗风哩。

夏日里,大涝池则成了几个村男人们与臭小子们大扑腾的乐园。大伏天的中午与傍晚,涝池里人头攒动,那多是成天在田间劳作的人们利用中午"夏晌"(午休避暑)和一天劳作过后的时间在涝池里游泳,享受那份凉快的惬意。而当夏日里碾场(碾打麦子)时,中午翻场罢和下午收场后,男人们都会去涝池里降温和清洗浑身沾满的麦芒、麦衣、麦草。我们这些臭小子,在学校放暑假后,则会从中午到傍晚一直泡在涝池里凫水、打飙水、钻冒眼。我们凫水都是那种狗刨水式,两只手臂在前面划水,两条腿在后面有规律地在水面上扑腾扑腾击水,大概是增加浮力吧。我们将这种动作叫"打飙水";憋气潜水则叫"钻冒眼"。也有的臭小子不会凫水和"打飙水",身体像秤砣,浮不起来。但也有办法:自制游泳圈,就是将自己的长裤子湿水后,先扎紧裤腰,鼓起腮帮子,拼命向两条裤管里吹气,吹得胀鼓鼓的。这样分别将两条裤腿吹起来后再扎紧裤腿脚,别让漏气。然后腹部就卧在这胀鼓鼓的两条裤腿之间,借助其浮力"打飙水",我们这帮臭小子都这样折腾过。也有些胆大的臭小子会一次次从涝池岸边向涝池里"扎猛子",那是需要有技术有胆量有勇气有二杆子精神的。这种"扎猛子"的动作,不仅有一定的危险性,且跳下去后肚皮摔打在水面上很痛的。对了,不论大人小孩,在涝池里凫水,差不多都是赤条条光屁股的,谁会有游泳衣呀,那时候没有这种概念的。当然,也有些男人怕羞,会穿着短裤的。

四季里,只要天气晴好,每一天,三个村的女性,不论是上了年纪的婆婆,或是中年的婶婶、年轻的嫂子,还是姑娘们,都会围在涝池周围洗衣服,捶打衣服的棒槌声、高声低语的说笑声、相互叽叽咕咕拉家常的慢声细语,不绝于耳,汇成一曲绝妙的"乡村原生态女声协奏曲"。对了,涝池里是有水蛭的,就是寄生在水里,会钻进人身体里吸血的那种肉嘟嘟的虫子,我们管那种虫子叫"钻子虫"。

旱季里,涝池也有干涸见底的时候,于是三个村便会组织男女社员们,将涝池底积聚的厚厚的黑沉沉的淤泥挖起来,担挑车载,运到田地里做肥料,是很有肥力的。用涝池里的淤泥施过肥的庄稼,一定会有好收成的。

家乡的涝池,童年美好的记忆。

(据《西安晚报》)

家门前种菜

□范匡夫

我家门前有一块近两分的空地,原来是一片又亮又黏的黄泥土。2006年春入住后,家里买来一卡车钱塘江污泥倒进去,装修房子剩下的黄沙又掺和里边,一块黄泥地就变成了灰黑发亮又疏松的好菜地。从此,一年到头菜地里满目青色,一片葱茏,家中蔬菜不断。

这不,你瞧,这会儿,秋分才过半个月,一地秋冬季节的蔬菜已长势喜人。那栽下才20多天的土油冬儿,已长得比脚脖子高,身干粗短,枝叶厚实,叶子乌青鲜亮,你挨着我,我偎着你,栽种时每丛相隔15公分,现在走到跟前也看不到土了;那身架子特好的上海青(也是油冬儿的一种),一片片菜帮一层层严严实实地箍在一起,像紧束着腰身的美少女,预示着不久就要长成又高又丰满的大姑娘;刚成活开长的三月青,两片像芭蕉扇的叶子高高地斜撑着,别看叶面似老人的脸面皱皱巴巴,其实那墨绿色的光亮显现出的青春蓬勃才是它的本色;还有青灰色的西兰花,淡青色的包心菜,鹅黄色的生菜,葱绿的菠菜……一个个都像十来岁的少男少女,正扑愣愣地往上蹿,好一派田园生机!

种菜和种庄稼一样,一年四季,也就那么两回:春播秋种。不用说,这会儿是秋种了。待到来年春上,清明前后,种瓜种豆。那时头年播种的都下山下架了,又开始种黄瓜、冬瓜、南瓜、苦瓜;四季豆、长豇豆、蚕豆、豌豆、毛豆;还有西红柿、茄子……灌木一样的茎秆,缠缠绕绕爬满棚架的枝蔓,累累实实吊挂着的青的、红的、白的、紫的果实。同一方地上,又描绘出另一幅美丽的图画。

房前有块菜地,我们常年十分方便地吃到新鲜有机的蔬菜,吃得放心,还有点自豪。也更好地走进了一个时间和安排都属于自己的时期,更快地适应了从一个官员还原为一个普通人的世界,更自由宁静地打发赋闲的时光,生命中增添了许多乐趣。

寒冬里,操场、路旁、墙沿的草都干枯了,几只麻雀像果实一样悬挂在光秃秃的树枝上随风晃荡,四下里一派苍凉。这时,我家菜地里仍一畦畦青绿:油冬儿、三月青、雪里蕻、芹菜、韭菜……虽然在冰天雪地里也放缓了生长的脚步,但仍傲然挺立,在一片灰黑中独展绿的本色。

要是春秋时节,那更迷人。小小菜园,蔬菜疯长,油绿欲滴,气韵流淌;园子南头浓荫苍翠的古樟树上鸟儿边跳边唱;东边相距不到两百米的吴山林碧峰青,山峦逶迤,挡住了闹市的许多噪声;菜园地势居高,接近吴山的小半腰,太阳一爬上吴山山顶,就斜照到园子里,照得嫩绿菜叶上的露珠抖抖地闪着光,菜地里飘起一缕缕淡淡的晨雾;这时往西俯瞰不远处的西湖,由于眼光和阳光在同一方向同一直线上,能见度特好,西湖空明澄碧,水色清亮,微波轻荡,一层一层的细浪银光闪闪,远景中密密的林带,水汪汪的青草地,白墙红瓦的村落,凝重的山峰也都看得层次分明了。

家门前种菜,没有时间要求,没有劳动定额,没有任务指标,没有竞赛评比,完全是自己兴之所至,随意为之。这样的劳动,就如马克思所语,"成了人们自觉的需要",非常轻松愉快。有时觉得身体好,身有力气,就去拳打脚踢,伸展一番;有时读书累了,看电视久了,推门一看菜园,一地新绿鸟相呼,清风和以电视声,一下觉得清新美好,一种说不出的悠闲境界;偶尔心情不好,来到菜园,脚踩温软的土地,一片浓绿盖过膝盖,淡淡的蔬菜清香直沁心脾,顿时搅起心底的田园意境;要是太阳底下,戴上草帽,锄头一举,又一下拉近了和农村农民的距离。这时会想:我原来不也就是一个农民吗?现在够好了!有什么好烦的?一种晴朗的心情就这么从心底飘起。再往深处一想又感到,宁静地种种菜,不知比酒席上的应酬快乐多少。真的,别看小小一块菜地,却也是灵魂的栖息地,精神的娱乐所,引诱得我们经常想往菜地里跑。早上起来先到菜园里看看每畦菜有什么变化,然后浇水、拔草、捉虫。晚饭后要去散步了,先在菜园里转两圈再走。外出几天回来了,先到菜园里转转再进家门。有时饭烧在锅里,也瞅个空溜到地里,有时吃饭端着碗还到菜园瞧瞧。菜园成了我们的一方乐土,菜园成了我们心灵的家。

也有时,熟人、战友看到我们常在地里劳作,问我们"你不累吗?"没错,种菜是体力活,要出力气,但是,这个活儿不烦不累。劳动创造幸福,在这里是实实在在的:翻耕菜地,播下种子,开始心怀希望,接着观察跟踪,细心护理,小芽儿拱出地面了,一阵欣喜;松土除草,浇水施肥,眼见着蔬菜一天一个样,心里就如天天有人为你助兴;抓了虫害,排了故障,又添了一份胜利者的自豪;长大了收获了,那是丰收的喜悦。从播种到收获,一路上你的心情会跟着它前进,跟着它愉快。春夏满园果实累累,秋冬一地郁郁葱葱,朋友熟人来了,领他到菜园里转一圈,临走时摘一袋,割几把带走,让他们也享受一下你的成果,心里就添了一份美好。菜秧育好了,可以移栽了,左邻右舍已翻好地,正愁苗儿不知在哪里,请他来拔一把,自己心里又多了份甜蜜。种菜就像春天到西湖边散步一样,一段段都是美好和快乐。

种菜并不复杂。我是农家子弟,在家种过菜,摸到点门道,什么时候可以种什么菜,点种还是移栽,不同的菜各要防什么害虫,怎么打杈、压蔓,怎么有针对性地施肥,哪个喜阴哪个爱干,还略知一二。爱人当年从杭州下放到我老家那个村子里,老老实实地当了5年农民,吃的菜全靠自己种,有些种菜活儿操作得不错。比如撒种育秧,她一把菜籽抓在手里,拳头握紧,大拇指和食指间留出一条细缝,如老农撒谷种一样,轻轻地抛去,手腕用力恰到好处,一条条抛物线像细雨一样落到地里,疏密得当,苗儿出来整齐均匀。平时我们侍弄菜地,比当年侍弄孩子还细心,浇水下肥,松根培土,小心认真,力求不多不少,不早不迟,量对时准;哪朵先开花,哪株结了果,哪棵暴雨打了,哪丛害虫吃了,心里都有数;不是雨雪天气,每天及时捡了枯枝扫了残叶,地边畦沿修光打实,让菜园葱葱郁郁,也整整齐齐,光光亮亮。

种菜带给我们许多乐趣和启迪。哲人说,"哲学是带着乡愁的冲动去到处寻找家园"。呆在地里,立足这人类最原始的地方,站在供养人类生命最基础的那层,马上觉得离自然、离故土、离童年更近了,有时就感到找到家园一样,回到了更简单、朴实的生活里,更真实的人生中。也因之,我们种菜,为吃菜环保,更图心情快乐。不打农药,不施化肥,不叫别人代劳,肥料买点有机肥(经过除臭的猪肥),也不去算计成本。我们农村长大,孩提时代就喜欢浓阴郁郁的田园。现在,当我们也迈向老年,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有一方自己可以耕作的田园,紧挨西湖的名胜地上有一张可以由自己描绘的画纸,我们愉快,我们心怀感激。

(据《浙江日报》)